



讀「佛門詩偈趣談」談「趣」

拾得

大約是在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，承蒙普門文庫寄贈一本書，這本書的題目叫做「佛門詩偈趣談」；既是「趣談」，其內容必定十分有趣，也就引起我的興趣，把它看了一遍；果然名符其實，真是「趣味無窮」！全書計有四十二篇，九十八頁。我且舉出最有「趣」的一篇，來和讀友們談談。先把這篇文章抄下，然後再談其「趣」。其文曰：

呂純陽與黃龍禪師

宋、黃龍普覺禪師，名慧南；是一位得道的高僧。一日，師於山頭趺坐，忽見祥雲一片，掠空而至。師知是大仙呂純陽過此，乃畧使神通，阻他去路，相機點化。

仙人呂純陽正在凌空飛行，忽覺雲頭不動，心知有異。撥雲向下一望，見一老僧跏趺坐禪。乃大喝曰：「下方坐者何人？竟敢擋吾去路！」師曰：「吾乃沙門慧南是也！大仙今從何處而來？」呂純陽意欲一顯身手，乃故作機語曰：「吾，來處而來！」師曰：「何處而去？」呂曰：「去處而去！」

師繼曰：「來處去處，又歸何處？」

呂曰：「萬法歸一！」

大家讀過這篇「趣」文之後，是否能得其「趣」？這篇文章的「趣」在那裏？

怎末叫做「歷史人物的過來」呢？

從前有個鄉下人，去看演外台戲（大拜拜演歌仔戲之類），這鄉下人看戲回來，有個人問：「今天演的是甚麼劇？」他答：「我看到的是『關公殺太太』！」鄉下人不懂歷史，以為紅臉的就是關公。其實，演的是「吳漢殺妻」。——那人糾正他說：「那有這事？你看錯了！是『吳漢殺妻』。吳漢，是東漢初時的人。」

師又曰：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」

呂至此，乃瞠目結舌，無詞以對。繼以飛劍刺師，又被師以神力制服。呂於是乃知道家淺薄，不如佛門高深，因而皈依禪師座下，作三寶弟子了。

呂曾有詩誌感云：

「摔破瓢囊擲碎琴，如今不煉汞中金；自從遇得黃龍後，始悔當年錯用心！」

——以上是「趣談」原文。

，關公是三國時代的人；朝代不同，怎可混爲一談？」鄉下人說：「朝代不同，有啥關係？他可以『過來』嘛！」意思是說：三國時代的人，不妨過來東漢。朝代本來是時間上約豎論的，他却把它看成是空間上約橫論，如東西兩方的房屋，東房住的人，可以過來西屋；西屋住的人，也不妨過去東房。——這就是所謂「歷史人物的過來」。真是有趣！

現在這篇「趣」文，和這個「鄉下人」的故事，有「異曲同工」之妙！只要稍懂得歷史的人，都能看得出來。

呂純陽是那朝代的？

查中文大辭典二（六四〇頁）「呂洞賓」條載：

呂洞賓 唐·京兆人。名岳，一作巖，字洞賓，號純陽子。會昌中，兩舉進士不第，年已六十四歲。因浪遊江湖，遇鍾離權，受延命之術。……

據此可知：呂純陽是唐朝人；唐武宗會昌年間（西紀八四一——八四六），已六十四歲。（呂祖全書一、呂祖本傳云：呂祖（呂純陽，世稱呂祖）生於唐貞元十四年（西紀七九八）四月十四日。至會昌年間祇四十餘歲耳。本傳註云：「六十四歲，應有誤」。）

黃龍慧南禪師·是那朝代的？

據宋慧洪撰禪林僧寶傳二二、明·玄極輯續傳燈錄七、皆謂：慧南禪師，於宋·熙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端坐而化，世壽六十有八。可知：慧南禪師是宋朝的人，生於宋眞宗咸平五年（西紀一〇〇二），圓寂於宋神宗熙寧二年（一〇六九）。

呂純陽是唐朝人，慧南禪師是宋朝人；究竟是呂純陽從唐朝「過來」宋朝到黃龍向慧南飛劍呢？抑是慧南禪師從宋朝「過去」唐朝把呂純陽「制服」呢？這就是這篇趣文最有趣的問題！只這一「趣」，就夠你捧腹三日！其他「小趣」就不必再談了。

「趣談」且止。現在來研究：呂純陽參黃龍的史實是出於何典？呂劍怎樣飛出？黃龍如何制服！

宋理宗時，有一位大川普濟禪師，集五燈會元二十卷。會元卷八、青原下八世：黃龍機禪師法嗣，有八人，第八就是呂純陽。原文如下：

「呂巖真人，字洞賓，京川人也。唐末，三舉不第。偶於長安酒肆，遇鍾離權，授以延命術。自爾，人莫之究。嘗遊廬山歸宗，書鐘樓壁曰：『一日清閑自在身，六神和合報平安；丹田有寶休尋道，對境無心莫問禪。』未幾，道經黃龍山，都紫雲成蓋，疑有異人，乃入謁，值龍擊鼓陞堂；龍見、意必呂公也，欲誘進，厲聲曰：『座傍有竊法者！』呂毅然出，問：『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半升鐺內煮山川。且道此意如何？』龍指曰：『這守屍鬼！』呂曰：『爭奈囊中有長生不死藥？』龍曰：『饒經八萬劫，終是落空亡！』呂薄訝！飛劍脅之，劍不能入，遂再拜求指歸。龍詰曰：『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，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？』呂於言下頓契。作偈曰：『棄却瓢囊摔碎琴，如今不戀汞中金；自從一見黃龍後，始覺從前錯用心！』龍囑令加護。」（下畧）

以上是據正續藏一三八冊五燈會元卷八（一五二頁）抄錄五燈巖統八、「呂巖」文同；五燈全書一六，亦同，唯「京川」作「京兆」，「六神和合報平安」作「六神和合體安然」耳。

看過五燈會元這段文，可知呂洞賓飛劍脅黃龍是有這回事；但所脅的黃龍決不是慧南，而是「黃龍機」！但這黃龍機是誰呢？

再查五燈會元：青原七世下，玄泉彥禪師法嗣，有四位，第一就是黃龍機禪師：「鄂州黃龍山誨（或作晦）機（亦作璣）超慧禪師，清河張氏子。初參岩頭……後到玄泉……」觀此可知呂巖所參的黃龍是誨機禪師。祖堂集一二、傳燈錄二三、聯燈會要二五、玄泉彥法嗣下，皆有誨機禪師語句；惟諸書皆不載機禪師的生、寂年代，但傳燈錄云：「黃龍機禪師，清河人，姓張氏。唐天祐中，遊化此（黃龍）山。節節施俸錢建法宇，奏賜紫衣，號超慧大師。」黃龍是山名，在鄂州（湖北省）。天祐、是唐昭宣帝年號（天祐、西紀九〇四——九〇七）。機禪師既於天祐中駐錫黃龍。呂純陽於會昌年間才四十餘歲，又得長生術，那、至天祐年間謁龍黃，是有可能。法系：

青原行思——石頭希遷——天皇道悟——龍潭崇信——德山宣鑑——巖頭全衲——玄泉彥——龍黃誨機——呂巖真人。

會元與趣談二文對照一下：除掉末尾那首詩偈大同之外，餘文真是「大不相同」！黃龍並非在「山頭趺坐」（是在法堂陞座），也未「阻他去路」（而是呂公自來）。呂公也不是「凌空飛行」，更不會「撥雲下望」。「大喝」下的問答，讀起來，頗似西遊記的「孫行者見如來、如何不拜？」，「我乃行者孫是也！」的味道。「趣談」嘛！如果沒有西遊記的味道，「談」起來，怎會有「趣」？

筆者曾聽過這麼一個故事：孔夫子當年周遊列國時，有個人寫個「真」字，把下面兩點往下拉遠些，寫成「直八」，問孔子的弟子：「這是甚麼字？」答道：「是『真』字。」那人說：「你不識這個字，去請你的老師來。」孔子來了，那人問道：「這是甚麼字？」孔子答：「是『直八』。」那人沒話說。後來，弟子問孔聖：「那明明是『真』字嘛，老師怎說是『直八』？」孔子說：「今天可不能太認真啦！」

看「趣談」，有些地方是不宜「認真」的；如這篇「呂」文（但這並不是說趣談其他四十一篇都是「直八」，請勿誤會。）如果把它當真，那呂公一定會大叫「冤枉啊！我的劍，何曾『飛』出一百六十多年後才到黃龍去『刺』慧南禪師哪？」黃龍機禪師也許會對慧南禪師說：「難道你想要冒功？」南禪師可能會答：「我又不是張士貴。」一笑！

「趣談」作者祥雲法師，深入經藏，博學多聞，焉有不知黃龍是誰？只因世人罕知黃龍機，而黃龍慧南是臨濟下「黃龍派」的開祖，當時與「楊歧派」對峙，人人耳熟能詳，一談到「黃龍」，就想到「慧南」；爲了「趣談」，便請慧南禪師從宋代「過來」唐朝一下而已；讀者只要知道「直八」就行啦。筆者恐怕有人把它當「真」，不得已，把「史實」和「趣談」分個清楚而已。千萬別誤會以爲是「改正」其文啊！如果認爲筆者這篇文章是存心糾正趣談的呂文，那、筆者簡直是個不知「趣」的人了！還「談」個啥？

庚申臘月除夕，拾得書於讀趣樓

（上接第22頁 藏文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三譯）

空。即時具壽舍利子承佛神力，請問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言：「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欲修行般若波羅密多行者：彼當云何修學？」說是語已，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告具壽舍利子言：「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欲修行般若波羅密多行者，彼當如是觀照：謂正隨觀見五蘊自性都空。色即是空；空性卽色？色不異於空性；空性亦不異色。如是，受，行，想，識，亦卽是空。舍利子！是故諸法空性無相，不生，不滅，無垢，亦無離垢，無減，無增。舍利子！是故於空性中無色，無受，無想，無行，無識，無眼，無耳，無鼻，無舌，無身，無意，無色，無聲，無香，無味，無觸，無法；無眼界，乃至無意界，無意識界；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；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，無苦，集，滅，道；無智，無得，亦無非得。舍利子！如是菩薩由無得故，卽能依住般若波羅密多；心無障礙，無有恐怖；遠離一切顛倒，究竟大涅槃際。三世諸佛亦依般若波羅密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由是應知般若波羅密多卽是咒，是大明咒，是無上咒，是無等等咒，是善能除滅一切苦咒；真實不虛。卽說般若波羅密多咒曰。

達嘉他 唵姆伽德黑 伽德黑巴羅

伽德黑巴羅 薩姆伽德黑 菩提薩娃訶

舍利子！菩薩摩訶薩卽應如是修學甚深般若波羅密多！爾時，世尊乃從定起，讚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觀自在菩薩！如是如是。若善男子如汝所說修行甚深般若波羅密多；諸佛如來亦所隨喜。」世尊說是語已，具壽舍利子，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與彼一切所攝眷屬，及天，人，非天，健闥婆等諸世間，普皆隨喜；於佛所說信受奉行。

中華民國卅五年九月三十日下午五時譯訖敬說偈曰：

智度教精英，先德已七譯；今據藏傳本，試轉第八回。

回回雖各異，其義定有歸，願共善巧智，切磋入深微。

按此譯文會載『世間解』第一期。彙錄於此，以資比勘。密字原皆作蜜，今仍之。

編者識

——原載三十八年十二月「覺有情」月刊